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 
第十七回 必元烏臺訴苦 吉士清遠逃災

行行黃塵中，悠然見青天。  
去者韶華遠，來者遲暮年。  
維天則牖爾，奈爾已遷延。  
遷延亦已矣，幸勿更棄捐。

蘇吉士贏了官司，叫家人送了衙役們二十兩銀子，便邀同溫仲翁、施延年、時邦臣回家飲了半日酒。次日到番禺致謝馬公，馬公告訴他說：「上官大老爺雖然清正，這奇銀押繳一案，還虧著撫臺，撫臺近日要尋關部的事，所以此案鬆了。」吉士告辭出來，到本府投了謝揭，便到烏家。

必元因廣府押令兒子回籍，雖不敢違拗，卻款住了差人，求他轉稟，待棒瘡好了起身。又聽了昨日本府吩咐的話，不辦，則恐怕拖累無窮；要辦，又戀著這個庫缺，真是進退兩難。卻好吉士到來，必元接進。吉士道：「大哥昨日受屈，小侄已經出來，不好轉去求懇，心上委實不安。」必元道：「這畜生過于胡鬧，原是我求本府處治的，現在還要遞解回籍。只是溫家那邊還求大爺替我懇情，請媳婦過來，一同回去纔好。」吉士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不知大哥心上怎樣的？」必元道：「那畜生一味糊塗，我自然叫他轉意。還有一事，昨日本府吩咐，叫我辭了庫廳，仍回本缺，還叫我將關部勒繳餉銀的冤屈通稟上司，他替我做主。我想關部何等勢焰，萬一鬧起亂子來，他們上司自然沒有什麼，原不過苦了我這小官兒。況且這五萬銀子退不出來，又離了此缺，將來拿什麼抵償人家？大爺替我想。」

吉士道：「據侄兒想來，辦的為是。他既當面吩咐，一定擔當得來。」必元猶豫未決，卻好藩司已發下文書，叫他仍回河泊所署，所有盈庫事務著石橋鹽大使謝家寶署理，仍著廣州府經曆畢清如監盤交代。這是廣府早上回明撫憲，叫必元離任纔可通稟的意思；又著人監盤，更為周密。必元見了文書，送吉士出來。那謝家寶、畢清如二人已到，一同回明關部。老赫也不介懷，只吩咐說：「那五萬銀子趕緊繳償。」必元應了下來，一面交代。幸得必元並未侵漁，謝家寶受了交盤，寫了實收，再進去回明關部。必元一面收拾，回本署去，請了一個老書稟商量。五六日之內，從本縣、本府、本道以及三司、督撫八套文書同日出去，屈巡撫便將關部惡跡彙成十款，與兩廣總督胡成會銜參奏。正是：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

輿論無偏黨，癡人只自癡。

吉士回到家中，將烏必元要領回素馨的話與蕙若商量。蕙若道：「這話不但烏妹妹的哥哥不妥，恐怕我們姐姐也一定不依。他從五月回家，就吃了一口長齋，問爹爹要了玩荷亭，終日修行，那裏還肯再去？」吉士聽了，也覺心酸，說道：「我也只得告訴了你爹爹再處。」晚上在小霞房中歇宿。小霞懷著臨月身孕，很不穩便，再三勸他到小喬房中去。吉士久已有心，恐干物議。小霞道：「怕甚麼？還有第二場官司不成？我吩咐丫頭們，都不許說起就是了。」吉士不知不覺的走至小喬房中。

兩人說了半夜情話，那綢繆愛自不必言。

明日，至溫家探望。仲翁不在家中，春才接進，至內堂拜見史氏。史氏道：「大爺連日官事辛苦，又替我家費心。我聽得前日烏家畜生吃打了，也可替我女兒報仇。又聽說要攆他回籍，不知可曾動身？」吉士道：「女婿此來，正為著這事。昨日烏老伯曾告訴來，要領姐姐過去，一同回籍，叫女婿來這裏懇請。岳父又不在家，岳母還須與姐姐商議。」史氏道：「這事你岳父與我也曾說過，你姐姐再三不肯，立志修行。我想烏家畜生這等薄情，就去也沒有好日子過。只是你姐姐年紀太輕，後來不無抱怨。大爺原是向來見面的，不妨當面勸他，看他怎樣。」吉士便跟著史氏走進園來，到了玩荷亭，聽得木魚聲響，素馨喃喃的在那裏念經，見史氏與吉士進來，慢慢的掩了經卷，起身迎接。吉士做了一揖，素馨萬福相還。方纔坐定，吉士道：「姐姐誦甚麼經卷，這等虔誠？」素馨道：「奴無從懺悔，只得仗慈雲大士救苦消災。妹丈貴人，何故忽然見面？」

史氏便將吉士的來意細述一番。吉士道：「不是做兄弟的多管閑事，因烏老伯再三叮囑，只得懇求姐姐過去，纔是情理兩全的事，望姐姐看公婆金面罷。就是烏姐夫，也回心過來了，昨日見了我，很不好意思，托我致意姐姐。我這裏先替他陪禮。

你可看做兄弟的分上，委屈些兒！」一頭說，走出位來又是一揖。那素馨看見吉士這溫存體貼之性還是當年，自己撫今思昔，哀婉傷神，那香腮上淚珠潮湧。哼了半刻，纔說出一句話來，道：「妹丈請尊便，奴家自有報命。」吉士亦暗暗流淚，忙同史氏出外。

丫頭擺上酒筵，春才陪著同飲。春才嫌啞吃無趣，唯要行令。史氏道：「我不會的，你們不要捉弄我。如今再去叫上兩位姨娘來，我們五人拿牌鬥色飲酒，可好麼？」春才道：「很好。人少了沒趣，再叫了我苗小姐來罷，他的酒量倒強。」

史氏道：「胡說！他姑夫在這裏，怎麼肯來？」春才道：「這有什麼使不得呢？我去扯他來。他不來，我今晚就不同他睡。」

史氏忙喝道：「還說癡話！」吉士正在暗笑，只見一丫頭走來，拿著一個紙包，遞與吉士道：「這是大小姐送與姑爺的，叫姑爺回去開看，便知端的。」吉士袖了。史氏問道：「大小姐可曾說什麼？」丫頭道：「小姐哭了一會，寫了字，把頭髮都全全的剪下了。」史氏等各吃一驚。史氏忙去看了，出來說道：「他已立志為尼，大爺將這情節上復烏親家那邊罷。」吉士答應了，無情無緒的告辭回家。

至蕙若房中，將此事說明，蕙若亦為之淚下。吉士袖中取出紙包，打開一看，卻是一縷烏雲、數行細楷，真是復慘動人：兩小無猜，謬承夔愛。幽軒閨閣，蹀躞綢繆。既乃暴遇狂且，失身非偶。非秋扇之棄捐，非母也之不諒，孽由自作，我復何尤！年來憔悴匪人，悔恨成疾。

荷蒙良言勸諭，盛意殷拳；自審薄命紅顏，拊心有詆。

難比寶家棄婦，顧影增慚；所幸失足未遙，回頭是岸。

彼楊枝法水，雖不足以刷恥濯羞，寧不可以洗心滌慮乎？

一縷奉酬，此生已矣！

吉士與蕙若看完，歎歎良久，叫蕙若藏好，自己寫了一封備細書子，著人回覆烏必元。必元自然沒法。不必細述。

過了數日，小霞生下一子。因是丁憂以前受胎，不算違制，分頭報喜，賓客盈門。因小霞坐褥，這內裏的事就委小喬暫署。

忙了幾日，洗過三，取名德生。又值烏岱雲起身，吉士親去送行，送了二百兩程儀。岱雲倒也老臉，致謝收了。回家與小霞商議替延年娶親的事，小霞道：「不過十幾天的事了，我諒來不能起身，你叫喬妹妹料理也是一樣。」吉士因去吩咐小喬，叫他預先籌辦。

已是黃昏時候，忽外邊傳話進來，說一個北邊人有什麼緊急事回話，吉士便叫掌燈走出。這人上前磕了頭，請過安。吉士見他約有十八九歲年紀，打扮華麗，人物秀美，疑是李府差來，便問何處來的。其人道：「祈大爺借一步說話。」吉士同至書廳，叫家人回避。那人道：「小的是關部手下人，名喚杜壞，從前受過老太爺的恩典。今大爺有一禍事，特地跑來稟明的。」吉士道：「原來就是杜二爺！家父向承照應。不知有何禍事？」杜壞道：「小的方纔跟包大爺上去，大人因見府大老爺的詳文放鬆了大爺們，他要自己親提追繳，並聽著包大爺話，說那和尚與大爺有交，還要在大爺身上追還和尚。大約明日就有差來，大爺須預作準備。」吉士這一驚不小，說聲：「多謝二爺，且請少坐。」因叫家人款待，自己忙到裏邊商議。

眾人各各驚慌，並無主見。吉士叫進蘇興，與他說明此事。

蘇興道：「放著督撫在這裏，就與他打官司也不怕他，只是迅雷不及掩耳，恐怕先吃了他的眼前虧。大爺倒不如暫時躲避，他尋不到人，一定吵鬧，小的到廣府與府憲兩處，遞上呈詞，候事情平復了再請大爺回來。不知可也使得？」吉士道：「算計很妥。我只要無事，就暫躲何妨。只是家中的事，你須用心料理。申大人已轉江西藩憲，從前曾約我去看他，來往也還不到三個月，我就去投他。」蘇興道：「依小的說，還是躲近些，小的們可以不時通信。若太遠了，來回就費事了。」吉士道：「這幾個月要通甚麼信！」因將此話告訴母親等，眾人雖不舍他出門，卻也無奈。吉士吩咐巫雲收拾行李。蕙若等未免傷情，小喬越發淚流不止，哭道：「都是奴家累著大爺。奴原不惜以死報恩，但恐死之無益。」吉士道：「你們儘管放心，只是關部差人到來，不無吵鬧，你們須要逆來順受，第一霞妹不可多生枝節，你自己保重要緊。」三人都答應了：「曉得。」

小霞又暗與蕙若、小喬商量道：「大爺是少不得女人伏侍的，可惜我們三個足小了些，跟他不得。我看喬妹妹的也雲相貌也好，做人也伶俐，又是一雙大腳，可以扮做小子跟隨。喬妹妹那邊沒人，我派楚腰來伺候罷。」小喬道：「姐姐料理的是，我們就叫他來打扮起來。」吉士在外面吩咐一番，派蘇邦、阿青、阿旺跟隨。蘇邦經手之事，交他兒子阿榮暫管。這杜壞走上碼頭，說道：「小的此番走漏機密，料難進海關，求大爺收用，途中伏侍。」吉士自然應允。轉身進來，行李已經發出。那也雲已打扮停妥，小喬將他鬢髮攏起，穿著主子的寶藍綿紗袍，元青羽緞一門珠皮馬褂，戴上帽，穿著靴，上前磕頭。

吉士一見大怒，說道：「我還沒有出門，什麼野小子，擅敢闖入中門，快擗出去叫蘇興搥打！」小霞倒笑將起來。

蕙若說明原故，吉士纔歡喜致謝。因拜別了母親，眾人含淚送至二門，發杠上轎，叫開城門，下船而去。

家裏姊妹們一夜何曾合眼。天明起來，蘇興吩咐伍福把大門關上，人都從側門出入。到了午後，海關差人到來，就是鄭忠、李信兩個。蘇興請他坐下。二人說：「快請蘇爺相見，有事相商。」蘇興道：「家主已于前日出門。」

探望江西申大人去了。二位有何見諭？」鄭忠即向身邊摸出牌票，遞與蘇興看，說道：「你大爺既不在家，這事叫我們怎麼回復？」蘇興見票上有蘇芳、施延年、溫仲翁三人名字，假意吃驚道：「原來有此異事！這事已經府大老爺問明的了，如何又提審起來？但是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，大爺雖不在家，我去稟明太太，也須備點兒薄禮奉酬。」忙吩咐備飯，自己轉了一轉，仍舊出來，說道：「家太太說，都要候大爺回家定奪。」

這二十兩銀子送與二位折茶，莫嫌輕褻。」二人道：「這點禮兒，第二家一定不妥，但我們與你先老爺舊交，不敢計較。你須著人趕你大爺回家酌辦。這事不是當頑的！我們二三日內提齊了人，你大爺不回，就來請你。」蘇興連忙答應。二人去了。到施家、溫家，也不過得些銀子回轎。

次日，當堂回明：「蘇芳現往江西未回，溫仲翁患病，施延年已帶到伺候。」老赫大怒，將二人各打二十，添差王行、茹虎，吩咐務要一個個拿來。此時蘇興已約齊施、溫二家，在廣府遞了呈子。得了關部消息，曉得定有一番大鬧，將廳房細巧物件收過，于眾家人中選了一名盛勇，許他一百兩銀子，替蘇興到海關伺候。叫眾人小心照應，自己再至廣府叫喊。

少停，差人到來。那鄭、李二人還不大發揮，只坐著喊疼。

這王行、茹虎瘋狗一般的叫罵，見沒人理他，帶了七八個副役各處搜尋，打掉了許多屏風桌椅，一直湧至上房。

各房搜到，並無蘇芳影子，不過偷一點兒零碎東西。回轉廳堂，柵問管事家人。盛勇道：「我們大爺探親去了，難道預先曉得有這樣事麼？人家也有個內外，你們靠著關部的勢，亂闖胡行，打搶物件，這裏不放著督撫麼，可也有個王法！我便是管事的總爺，你咬了我的扒把去？」王行大怒，拍面一掌，忙喝副役鎖住。又叫人到對門，把施延年鎖來，坐在廳上數黑道白，只想詐銀。

這蘇興在廣府伺候知府升堂，又得了家中打鬧的備細，因至宅門叫喊。上官老爺叫進，吩咐道：「我昨日看了呈詞，自有道理，怎麼你這等胡鬧？」蘇興連忙叩頭泣稟道：「小的主人不在家中，現在家中被海關差役十數人打鬧，軒及閨房。小的情極喊冤，求大老爺可憐搭救，扶弱除強。」上官老爺氣得暴跳如雷，忙叫擺道，蘇興跟著，到了豪賢街蘇家門首下轎。

那幾個差人見一位官府進來，卻認得是本府，忙立起身來，上官老爺吩咐一個個拿住。叫蘇興領路，前後看了情形出來，坐在當街，叫：「把這幾個虎役帶上！」那王行、茹虎磕頭道：「小的是上命差遣，追繳稅餉拿問，現有朱票在此。」上官老爺取來看了一看，冷笑道：「你這幾個大膽的奴纔！這事本府已從公審結，你們無故打搶人家，穿房入戶，成什麼規矩！這裏又非洋商稅戶，關部怎好出票拿人？要地方官何用？扯下去打！」

茹虎道：「大老爺也不要太高興了，小的是海關差頭，須不屬大老爺該管，打了恐怕揭不下來！」上官老爺大怒道：「這廣州府的人，我管不得了？」連籤筒倒將下來，二人各打四十頭號，吩咐取大枷在這裏示眾，又叫鄭忠、李信上去，也要打他。這裏伍福跪上去求道：「小的是蘇家管門家人。這鄭忠、李信二人，不但沒有打鬧，也並沒有開口，都是那兩個領著眾人打搶的。大老爺是個青天，小的不敢撒謊。」上官老爺吩咐：「暫且饒了。借你兩個奴纔的口，回復你們大人：這張票子我親送到督撫上頭去回銷罷。」又喝他二人開了延年、盛勇的鎖，吩咐道：「這事我已審斷結案，並無偏袒。海關再有差來，你們只管扭解前來，我替你處治。」二人謝了下去。又將眾役各打三十板下。又叫地方過來，吩咐道：「怎麼你們有事不報我？暫且饒打，好好的將兩名枷犯看管，倘若走脫，二罪俱發。」

地方答應下去。蘇興上前磕頭，上官老爺叫他收拾了打壞家夥，補了呈詞，然後打轎回府。

那鄭忠、李信回轎稟明，老赫勃然大怒，便叫上包進才來，要辦上官知府。包進才畢竟乖覺，回道：「小的想來，一個知府，他怎敢這等大膽無情，內中定有原故。他說票子要呈督撫回銷，這擅用關防印信滋擾民間，也還算不得什麼大事，恐怕督撫已經拿著我們的訛頭參奏了，他靠著督撫纔敢這樣。」老赫一聽此話，毛骨悚然，便說道：「此事暫且按下，你細細著人打聽，回來再議。」那進才果然能幹，數日之間已打聽明白，如此如彼的回明老赫，又稟道：「聽事的回來說，今日接到緊報，潮州已被大光王和尚佔住了。這和尚就是摩刺，現在封了四個王妃。倘這事再鬧起來，一發不妥。」老赫大驚，忙吩咐：「且將從前押繳餉稅這宗案卷燒了，關稅減去加二，不許勒索陋規，靜候恩旨。」可笑老赫，這幾日酒色不能解憂，昏昏悶悶的過去。包進才也計無可施，只著人趕緊進京打點，忙亂之中，也就不管杜壘逃走之事了。

這杜壞跟著吉士，主僕六人過了佛山，望韶關進發。

船家稟說：「目下盜賊橫行，夜裏不能走路。」吉士因要趕緊回轉，叫他日夜躡行。船家不敢回拗。第二日晚上，相近清遠峽地方，吉士已與也雲安睡，蘇邦、阿旺睡在頭艙，阿青、杜壘卻在梢上。船上水手有一老龍三，唱得好《夜行歌》，眾人叫他唱曲，那蘇州三一頭搖櫓，唱道：天上星多月勿子介明，池裏魚多水勿子介渾，朝裏官多站勿子介下，姐姐家郎多記勿子介清。

眾人贊好。老三又唱道：

和尚尼姑睡一床，掀烘六十四幹他娘。一個小沙彌走來，揭起帳子忙問道：「男師父、女師父，搭故個小師父，你三家頭來哩做啥法事？」和尚說：「我們是水陸兼行做道場。」

眾人正在稱讚，忽地喊聲大起，許多小船搶上船來，傷了一名水手，搶進官艙。船家下水逃走。嚇得吉士與也雲緊緊摟住，不敢放聲。那強盜倒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搶劫一空而去，未殺人。天明起來，蘇邦回道：「大爺方纔出門，又遭此變，江西是去不成了，不如且在左近尋一個人家暫住，著人回去取了路費，再商量罷。」吉士道：「這話極是。你且上去尋房子。」

蘇邦去了不到一個時辰，下船稟道：「離這裏有二里多路，一家子姓卞，是個半耕半讀的鄉民，房子頗多。小的告訴了他，他一諾無辭，現在這裏伺候。但鄉間僱不出好轎子，只僱了兩個竹兜，大爺與雲姑胡亂坐坐罷。」吉士即便起身。可憐主僕六人，只剩幾副鋪蓋。

進得村來，至卞家坐下，也雲脫下手上金鐲，暗暗遞與吉士，吉士便叫蘇邦前去換銀。那姓卞的上前磕頭，吉士慌忙扶起。那老人說：「大爺還不曉得，鄉間並無錢店，況這金子，那裏去換？大爺要什麼使用，小人家裏應著，大爺再補還不遲。」

吉士舉手稱謝，因借銀二十兩，發了些腳錢。蘇邦附船回去，餘銀交阿青零用。這姓卞的極其恭敬，領吉士至三間一明二暗的書房安歇，殺雞為黍，送上早飯，自己小心伺候。吉士過意不去，叫他上前，問道：「足下尊名？日後定當補報。」主人道：「小人卞明，向來受過大人恩典，今幸大爺光顧，只恐供給不周，怎說一個報字！」吉士駭然道：「你我並未識面，怎說有恩？不要認錯了。」卞明道：「小人家世耕讀為生，卻有五十畝草田，坐落花縣。前老爺手裏將田押銀二百兩，因連年歲歉，本利無償，今春蒙大爺恩免。小人打算，今冬送本銀進城，不意中得遇大爺，小人不勝欣喜。」吉士道：「那從前之事，已經丟開的了，如今在這裏打擾，也須開個細帳，我日後算還，你小人家那裏攔得住我們大嚼。」卞明道：「這個再也不敢！」到了晚上，卞明請至裏邊，備了酒席，並叫妻女行酒。

吉士再三謝了，扯卞明旁坐，叫也雲執壺。飲了一會，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走來，卞明叫他上前作揖。吉士扶住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卞明道：「是小人兒子卞璧，字如玉。去年僥幸進學，今歲還從先生讀書。」吉士道：「原來就是令郎。相貌端方，一定天姿聰俊」即扯他一同坐下。席間問他經史詩賦之類，如玉應對如流，吉士自愧不及。席散之後，攜手同至前面書房，問他道：「世兄高材，埋沒村野，弟欲屈世兄到舍一同讀書，未知允否？」如玉笑道：「古來名人輩出，大約膏粱紈褲者居于城市，逸纓碩德者處于山林。晚生雖屬童牙，頗以古人自許，大爺請自尊便，斷斷不敢隨行。」吉士也笑道：「這說話不無太迂了。從古名人，斷無城市、山林之別，況那有名的英賢傑士，何嘗不起于山林，終于廊廟呢？」如玉道：「顯于廊廟，自是讀書人本分之事，但亦未聞有終于城市的名公。」吉士道：「我難道要你困守廣州城中不成？不過賞奇析疑，聊盡觀摩之益耳。還有一事請教：前日有幾個朋友起了鮮荔枝詩社，卻都做得不佳，不知可好賜教否？」如玉道：「晚生困于書史，最不善詩，既荷命題，自當勉賦。」因迅筆疾書道：嶺梅閑後獨爭榮，細膩精神自品評。

莫笑山林無結果，要他領袖壓群英。

吉士看完道：「詩以言志，世兄將來定不作第二人想矣。」

書法勁秀，真是華國之纔！」如玉謙遜了幾句，告辭進去。

次日，吉士又到書館中伺候他的先生，看他制藝。這先生乃塊然一物，是個半瓶醋的秀才。那如玉近作並皆古茂雄健，吉士贊不絕聲。轉來，請卞明相見，說道：「令郎高才蓋世，定當破壁而飛。有一胞妹，與令郎同庚，意欲附為婚姻，不知可能俯就？」卞明慌忙作揖道：「大爺此話折殺小人！小人是個村民，怎敢仰扳豪貴？大爺萬萬不可提起，恐惹人恥笑，壞了大爺的名頭。」吉士道：「我意已決，老伯不必過謙。」卞明推脫再三，只得允了，議定來年行聘。又叫如玉回來，重敘親禮。吉士住了三日，望不見蘇邦到來，心中納悶，叫阿旺在家看守，主奴四人曠野閑步。木葉漸脫，草色半萎，蕭颯西風，豁人懷抱。吉士心中想道：「虧了這班強盜，便宜我得了一個妹夫，將來不在李翰林之下，也算完我一樁心事，可以告無罪于先人。但是我的功名未知可能成就，若要像卞如玉的才調，我是青衿沒世的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我要功名做什麼？若能安分守家，天天與姐妹們陶情詩酒，也就算萬戶侯不易之樂了。只是家中未知鬧得怎樣了？」一頭想，不覺走有數裏之遙，有點兒腿酸，攜著也雲在路傍小坐。那邊路上有十數騎馬，按轡徐行，見了吉士等，一個跳下馬來問道：「爺從那裏來，到那裏去？還是習文呢，還是習武？」阿青道：「我們大爺是省中有名的貢生，不曉得武的。」那眾人聽說，都下馬走向前來，將吉士、也雲、杜壞三人橫拖漫曳抱上馬去，說：「家主相請。」

阿青上前搶奪，被眾人鞭梢打開，飛騎而去。